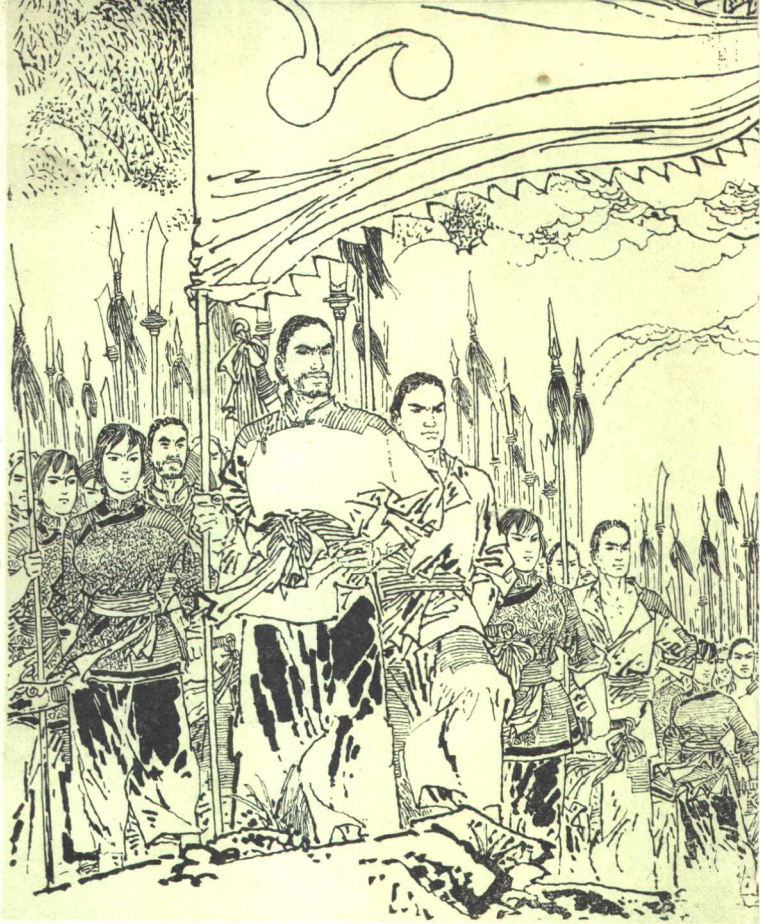


歷史故事叢書



三元里抗英故事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三九堂民族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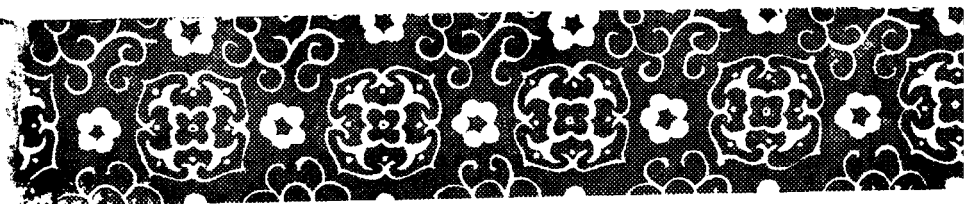
（一）

（二）

历史小故事丛书

三元里抗英故事

叶 元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人民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历史小故事丛书》中的一种。一八四〇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的妥协投降，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之后，英国侵略者又入侵广州，抢掠烧杀，无恶不作，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本书写的是广州三元里人民，如何自发地组织起来，同英国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斗争取得了胜利，打击了侵略者，为中国近代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历史小故事丛书

三元里抗英故事

叶 元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2.5印张 36千字

1979年8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3次印刷

印数：7,601—36,600

书号 R10099·1323 定价 0.19 元



目 录

天字码头送别	(1)
战争重新爆发	(6)
城楼上缢下个知府大老爷	(13)
三元里拉开了群众抗英的序幕	(19)
四乡联络	(27)
豆皮春探信	(30)
北帝庙会盟	(37)
引鱼上钩	(42)
四面埋伏	(46)
自投罗网	(51)
空城计	(54)
“活活饿死他们！”	(59)
义律派人求救	(61)
官府出城解围	(66)
开瓮放鳖	(70)

天字码头送别

灰蒙蒙的天空和黑黝黝(yǒu有)的江水之间，挂起了一幅绒线般的雨帘。一阵强风吹来，雨帘被拦腰扯断。断了头的雨丝在狂风中打起了旋涡，飞转着、呼啸着落进了滔滔的江流里。江流拍打堤岸，卷起朵朵浪花，泛出层层泡沫。

就在这凄风苦雨的珠江两岸——长堤边、码头上、破旧的蛋(dàn旦。一种水上居民)艇渔船里、狭窄污秽(huì会)的沿江小街头，无数扶老携幼的男女百姓，冒着斜风细雨，踮(diàn店)起脚尖，含着泪水，无限依恋地望着开阔的江面：一艘四丈多长的河头船，离开天字码头，顺着珠江水道向白鹅潭方向驶去。

这是一八四一年五月三日。这一天，林则徐受清廷贬谪(zhé哲。贬谪，即降级处分)，离开了广州。

“林大人走了，新来的官府会象他一个样吗？”河头船已去得无影无踪，岸上送别的人群仍然在凝神远眺。他们里面，有的举着万民伞，有的捧着托盘，

上面供着官靴、香炉、明镜等物；有的抬着扎彩的颂牌，上面写着“夷畏其威”（外国侵略者害怕他的威望）、“民怀其德”（人民怀念他的功德）、“恩流五岭”（他的恩情流传在华南地区）、“化被重洋”（他的道德感化越过重洋大海）、“烟销瘴海”（他在瘴疠横行的南国销除了鸦片烟患）、“勋留东粤”（功勋留在广东）等颂词。每一张虔诚的脸上，都透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这些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本来就饱尝着官府的欺压，后来又受尽了洋人鸦片的毒害，简直是活不下去了。正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林则徐奉清朝道光皇帝旻（mín民）宁派遣，到广东来查禁鸦片。“官府真的能禁烟打番鬼（指外国侵略者）吗？”憨厚的百姓们看惯了官府崇洋惧外的嘴脸，对新来的林大人照样是不敢信任。可是，没过多久，他们从两件事上看出了林则徐与一般清朝官吏不一样：一件是在广州老城大佛市设“绅士公局”，收缴民间烟土、烟具。一件是派水陆官兵截获了洋人全部鸦片趸船（趸dǔn船。鸦片趸船，即浮动在海上的鸦片仓库）二十二艘，包围了洋人的商馆，勒令全部缴烟。“原来，林大人是真的敢禁烟呵！”顿时，城里城外的百姓们眉开眼笑，欢欣鼓舞。许多人自愿报名当上了林则徐招募的水勇（水上民兵），参加了收烟、焚烟等一系列叫人痛快的事。

后来，在虎门保卫战中，有的人还燃放过威远炮台上的八千斤大炮，有的还登上过林大人乘坐的清军水师艨艟（méng chōng蒙充）巨舰，冲上过英军舰队的最新式战船……。在那些日子里，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扬眉吐气的滋味，感觉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可是，好景不长，英军在虎门一连吃了几个败仗，知道广东海防严密，无法突破，于是引军北上，攻占了浙江定海，并将舰队开到天津白河口，胁迫清朝政府接受投降谈判。可恨腐朽昏聩（kuì溃）的道光皇帝，他的禁烟，本来就是迫于形势，装点门面的，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非但不加强战备，坚决抵抗，反而撤了禁烟抗英有功的林则徐，改派反对禁烟、卖国投降的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来办理善后事宜。紧跟着，为了讨好洋人，道光皇帝又下旨把林则徐调离广州，发配到新疆伊犁去充军。

“林大人没有罪，皇上呵，放他回来吧！”一声凄凉的呼唤，打破了沉寂。人群里发出了低低的啜（chuò啜）泣声，一些年老的妇人以手掩面，伤心地哭了起来。他们想起林则徐在的那些日子，鸦片烟禁绝了，番鬼佬也赶跑了，生活刚刚有了转机，现在一下子又变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番鬼佬再打过来怎么办？”难怪他们要为生计发愁，要为国家担忧了。

“官府怕洋鬼子哪！”有人深沉地叹息说。这是一种绝望的哀鸣，它使人们感到心灰意懒，前途茫茫，看不到希望。

“可是，我们不怕，我们要叫洋鬼子怕百姓！”

这一声吼，象是一个闷雷，在每一个人的心底里炸开了——

“谁？说这话的是谁？”每一张黯然无光的脸上又重新放出了光彩，惊喜的目光相互交换着，询问着，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靠码头最旁边的一位大汉。

大汉长得精壮剽悍（piāo hàn 飘汗），英俊刚毅。看上去二十八岁光景，手上捏着根扁担，脚边放着一对空箩筐，一看就是个进城卖菜的耕田佬。

“说得好，后生仔！”一位长者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走到了那大汉跟前：“你倒说个主意听听！”

“主意？！”大汉愣了一下。他本来没有什么“主意”，只是冲着火气才这么说了一句。可是，也不能叫乡亲们失望，他搓了双手，又憋出了一句：“也没啥主意，只是番鬼佬要敢欺侮我们父老兄弟，我们就跟他干！”

“对啊，好主意！”

“有种！”

人心被煽得火辣辣的，憋够了的冤气又打肚里冲

了出来：“番鬼用‘妖花’（罂粟）、‘毒蛇’（鸦片）、‘鬼船’（走私船）坑人，毒我生灵，欺我百姓，凭什么不能惩治？我们老百姓不怕它！……”

看不见的烈焰在燃烧，人们自动地簇拥到了大汉的身边。

这位大汉是广州北郊三元里的武馆教头，名叫韦绍光。可当时周围的乡亲们并不知道。这并不奇怪，在那样的年月，不用问姓名，也不用打听住址，只要是恨洋鬼子的，都能说到一个道上来，象兄弟一般亲密。

就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风停了，雨住了。可是西方又已经压上了一大片乌云，缓慢地向东移来，预示着一场暴雨不久即将来临。

战争重新爆发

林则徐离开广州这件事，英国方面事前也知道的。五月三日那天，当林则徐的河头船擦过停泊在江面的英军舰只，驶过十三行前商馆区江岸时，英国驻华领事、英女王全权代表义律，嘴里咬着雪茄，就站在英国商馆的临江窗栏边观看。当他望着河头船驶过沙基江面时，情不自禁地为他的侵华事业暗自高兴，庆幸地喃喃自语道：“林则徐的时代过去了！”他这话是对照着琦善来说的。琦善一到广州，就拆除了沿海防御工事，解散了林则徐组织起来的丁壮水勇，与英方签订了《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赔偿烟价。总之，一切顺手，万事如意。与林则徐的坚守海防、寸步不让，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如果说琦善当权下的清军象一块蛋糕一样松软可口，那么在林则徐领导下的广州就象一块啃不动、砸不碎的铁排骨，根本无法下咽。难怪他听说林则徐离开广州会那么高兴。当时他还得意忘形地对他的副官乔治说：“林则徐这一走，我相信，只要印度援军一到，中国就没有一种力

量能够阻止我们占领广州城。”

果然，十八天以后，即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英国侵华援军在司令官陆军少将卧乌古爵士的率领下，从印度开到广州，开进珠江省河。他们就在这一天发动了对广州城的进攻，使鸦片战争中的广州战役，在休战了整整两个月之后，又重新爆发了。

当时奉旨南下主持军务的清军统帅是道光皇帝的皇侄、靖逆将军奕山。奕山是个虚骄浮夸的纨绔子弟，他到了广州，一不修炮台，二不练兵勇，成天泡在古玩字画、声色狗马里面，却居然希图侥幸取胜，毫无准备地仓促决定：四月初一子时（深夜）派火船队夜袭英军。这天按阳历算法是五月二十一日，和英军发动战争的时间，恰好是同一天。

奕山这个决定，除了他身边几个亲信幕僚以外，谁都不知道。这一天，火船队已经派出去了，奕山在广州城内贡院魁星阁里正舒舒坦坦地斜倚在一张酸枝木的雕花凉床上静候捷报，从门外匆匆进来了两个官员，一个是广东臬（niè 聂）司王廷兰，一个是广州知府余保纯。

他们两个几乎同时发问：“大帅，听说兵马出城啦？”

“是啊！”奕山从床上坐起来，接过了近侍小戈

什端上来的一碗莲子汤，慢条斯理地朝他们看了一眼，反问道：“怎么？”

余保纯急得浑身冒汗：“大帅，快把兵马追回来吧，这兵发不得！”

“发不得？！”奕山心里一紧，以为有了什么变化，可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嗯，怎么发不得？”

“洋人船坚炮利，惹不起呀！”余保纯差不多要哭了。

“惹不起？！”奕山一听没有什么意外，心放下了，可觉着这话实在不入耳，不觉把银汤匙往青花细瓷碗里一插：“咱大清二百多年天下，惹过多少妖魔鬼怪，偏偏就洋人惹不起？王廉访，你说惹得起惹不起？”他转向站在边上的王廷兰。

王廷兰也不主张发兵，但是他的见解又和余保纯不一样。现在奕山问他，正好趁机说明，于是赶紧回答道：“大帅，洋人惹得起！可是，不能这么个惹法呀，现在，福建水师没到，东莞（guǎn管。东莞县，在广东）水勇没来，器械不齐，船舰不备……”

“说来道去还是这话！”奕山早已听得厌烦，忿然打断道：“等你样样齐备，洋人早就有备了，还打什么？这叫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是嘛，‘兵贵神速’，‘出奇制胜’，兵书上不都

写着吗？”奕山的师爷惯会见风使舵，他帮完了这几句腔，又凑到王廷兰跟前低声提醒道：“不出兵打仗，军饷怎么开销？咱们喝西北风？”

“什么，开销军饷？！”奕山师爷这话，把个王廷兰说得大眼瞪小眼，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天下会有这等荒唐事？！——一个堂堂钦差大臣，居然为了开销军饷而轻率开仗？那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大清王朝的江山……，他不敢往下想了，不由得跺足发恨道：

“唉！国家大事都叫你们误尽了！”

“放肆！……”

奕山老羞成怒，刚骂了一句，忽又见门外气急败坏地奔进个佩刀的戈什来。

“大帅不好，火船队败回来了，洋人开炮啦！珠江两岸都烧红喽！”

“啊！？”在座的人都是一惊。

奕山还不肯相信，他又追问一句：“洋人真开炮了？！”

“洋人真……真的开炮了！”

奕山这才瘫倒在雕花凉床上，手里一把银汤匙，呛唧唧地落到了方砖地上……

洋人真的开炮了。

炮火在江中心开花，吐出无数条通红的火舌，凶婪地吞噬（shì）着，把江边长堤一带的水面和岸上连成了一片火海。蛋艇、渔船在火海里化为灰烬；蛋家、渔民在烈焰中挣扎呼号。冲天的火光映红了珠江两岸的上空，呛人的烟尘笼罩着整个广州城厢内外。

英舰甲板上，一群金发蓝眼的英国军官，手举望远镜全神贯注地了望着江边的火海。他们的脸上不时地露出微笑，两肩不断地抽搐（chù）处，颤动），双脚得意地打着拍子，就象是在观摩一出最精彩、最动人、最赏心悦目的喜剧。

“我们完全控制了局势。”义律第一个放下望远镜，得意地做了一个好象是抓到了一条大鱼的手势。

“这得感谢上帝，是它赐给我们一个Mr.姚（姚先生）送来了可靠的情报。”胸前别着枚少将勋章的陆军司令卧乌古，指手划脚地补充道。

“Mr.姚？太妙了！简直是个活宝！他什么都能卖，从军事秘密一直到他们大将军的私生活……”第三个放下望远镜的英海军代司令辛好士爵士，没来得及说完话，就笑得呛咳嗽了。

“活宝！……”乔治等另外几个军官也大笑起来。

笑声随风送到了舷边火轮坐艇上。一个矮身材的中年汉正欲跨下三板，听见笑声，迷茫地止住了脚步，扭头朝上张望。

“请快走！”跟在他身后送他的一个英军副官不耐烦地碰了碰中年汉的胳膊。

“咣啷”，被碰的那只手里发出了声响，中年汉马上扭回头来，看了看手上的东西——一个丰满的英国式钱袋。然后朝那副官客气地点点头，这才一步一步踌躇满志地跨下了三板。

这个中年汉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惹得洋人们大笑的“Mr.姚”。

“Mr.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英国人为什么称他为“活宝”？他出卖的情报和这场战争有什么关系？——这里面自有他的一段来历。

这个“Mr.姚”名字叫个姚三孝。姚三孝是广州城里出了名的无赖、泼皮。自从中英开战以来，他认为赚钱的机会到了，就和他的兄弟姚四孝一商量，两个人就每天分头往商馆和大将军行辕（住处）跑。原来，姚三孝的妈在商馆里当保姆，而姚三孝的舅舅就是那位靖逆大将军奕山身边的师爷。这么两面一跑，就把大将军府里一点一滴的消息都跑到了洋人的耳朵里，而又把白花花的银元从洋人的口袋里跑到了姚三孝